

像西漢演義

第七十五回

指鴻溝割地講和

第七十六回

會固陵楚漢交兵

却說欲願往楚講和者乃洛陽侯公也侯公世家洛陽遭秦亂不仕少負豪氣一日有鄰家兄弟分家私不相和睦爭訟數年不決侯公往與和解用一篇話勸兄弟二人各相涕泣遂議讓不爭自此鄉人甚愛敬之後漢王東征楚過洛陽同董公三老杖策見漢王條陳國政極切時弊漢王甚喜遂留帳下聽用今見漢王欲差人往楚講和因此上帳願爲使命張良陳平曰霸王性暴氣剛人不可輕犯賢公欲往說之倘一言不合恐致彼怒太公旣不得還國賢公必遭其害那時反辱君命矣公當三思不可造次侯公曰若據先生之言霸王終不可見太公決不可還視某爲匏瓜亦無用矣大王養我輩將何濟乎王曰公旣敢去必濟吾事遂修書付侯公侯公辭王赴楚營來見霸王霸王聞侯公來知是漢王差來講和遂命刀斧手列於兩邊霸王杖劍坐於帳上瞠目向外虎視侯公自外從容而入大笑不止霸王大怒曰汝爲漢使來下說詞乃敢大笑不止者欲尋死耶侯公笑而言曰得戰國說士餘風陛下爲萬乘之君天下之主威武振乎寰宇號令布於四方何人不畏今見一貧寒之士貌不及乎中人才非逮於管毅却乃刀手列於左右陛下仗劍而坐示威於外意欲假此以制敵國殊不知陛下雖不示威而何人不畏懼若預備威令臣反致疑所以大笑也霸王遂擲劍於地喝退刀斧手便問汝來欲何爲耶侯公曰臣此來欲陛下罷兩國之兵成楚漢之好休養士卒保國安民非爲無事而見陛下也見今有漢王漢王霸王霸王曰嚙作喜接書展誦書曰漢王書奉項王麾下邦聞天之立君所以爲民也苟民生未遂徒以干戈擾亂使天下日蹈鋒鏑而不能安其生何足以爲君何足以爲民也邦與王爭衡數年經七

十餘戰白骨暴野積屍如山有父母之心者獨能忍乎今遣侯公與王講和以鴻溝爲界鴻溝之西屬漢鴻溝之東屬楚各定疆宇罷兵息爭永享富貴不失兄弟之情尙存懷王之約使百姓安於枕席吾二人亦得坐享燕樂而諸將士亦少爲甯息以安妻子勿徒爲蒼生苦也王熟思之以爲進止 霸王看罷書自思一向與漢

交戰兵疲糧盡久困於此終難取勝不若從其言還兵彭城日醉玉樓不亦樂乎遂召侯公曰本欲與漢王決

戰以定雌雄今觀來書似亦有理卽差人約會各立封疆也要求與漢王俱到陣前將合同文字各收一角承

爲執照汝且回去朕於明日與漢王相見後胡曾有詩曰 虎倦龍疲百刃秋兩分天下指鴻溝項王不覺英

雄挫欲向彭城醉玉樓 侯公辭霸王到漢營見漢王備說前事王大喜隨有楚使至約會照樣寫合同文字

各一紙待兩家相見之時各轉遞收照王曰明日吾與霸王相見仍復前日兄弟之好不必陳設大兵亦不可

身披甲冑煩使命再同侯公致意霸王必須將太公爺家眷還國方見講和之意若太公仍在楚營恐他日復

又變更似非盟好使命曰臣就同侯公再啟奏霸王料無留太公之理王重賞來使就遣侯公復同到楚營見

霸王霸王曰侯公如何復來有何話說侯公曰漢王再三致意陛下蒙允講和深感盛德但陛下明日交遞合

同之時不必身披戎服不必陳設甲兵況講和之際復前日兄弟之好正要雍容揖遜以禮相接非復前日龍

爭虎戰之秋又啟奏陛下太公呂后久質在楚今既講和須令還國使漢王父子親睦夫妻完聚此陛下推及

仁愛之至使天下諸侯聞之皆以陛下不殺人之父所以廣其孝也不污人之妻所以昭其潔也拘久而復與

所以明其義也三者盡而聲名洋溢乎中國矣霸王聞侯公之言甚喜乃曰明日講和之際就將太公呂后還

女可專與漢王知道侯公曰臣之命實懸於陛下一言之下臣今回營就將陛下玉音傳知漢王漢王必以

陛下之言如綸如緯金石不易也倘復更變臣命休矣惟望陛下憐之霸王曰大丈夫一言既許如壁立萬仞豈有失信之意項王真直漢子汝可速回勿多煩聒侯公辭霸王回營鍾離昧季布諫曰陛下雖當與漢講和且未

可將太公還國漢王反復無信之人恐有更變則陛下無復管束矣霸王曰久拘太公在楚使諸侯聞之皆以我無破漢之策惟將太公爲質似太怯矣況一言已出豈可復回項伯曰太公在楚陛下久禁不殺足見陛下

之仁今若釋放漢王深感陛下之恩自無更變之理霸王曰卿言是也次日霸王命文武將士各穿常服列于兩邊太公呂后俱隨馬後漢王亦無甲兵惟文武將士相隨而行二王各對面行禮畢就將手字合同兩相傳

遞霸王曰自今與王各分疆界無相爭奪朕將解而東歸矣就命左右引太公呂后交付與漢王收領漢王見太公呂后過來趨近前迎接過漢營仍拜謝霸王曰太公在大王麾下久蒙恩養深荷至德所謂生死而骨

肉者也二王各辭回營霸王收兵東歸漢王亦欲收兵西行良急來諫曰大王數年苦戰諸將士在外日久從大王遊者俱要指望東歸以光故土今大王一旦與楚講和又復西行人人皆思父母妻子必相逃回大王孤

立於此誰與守天下乎況今太公呂后俱已還國兵勢大振四方從風其成勝負之機實在大王若今兩分天下權各有歸又不知孰爲君孰爲臣使天下諸侯無所專主禮樂征伐不統於一人豈是帝王混一之治臣

嘗聞古人云天無一日民無二王今漢已得天下十有其八矣不卽剿滅却使項王解而東歸倘養成銳氣兵馬復振大王獨能安處西土乎所謂養虎遺患終成大害王當熟計不可失也王曰鴻溝之約已有盟誓今若

變更不足以取信於天下也良曰拘小信而失大義明智者不爲也昔湯武之得天下若拘君臣之迹則桀紂不當誅天下終不可得也王今以盟誓自拘倘洪基爲項王所得大王徒苦半生臣雖勞亦無益矣陳平陸賈

隨何諸謀士皆曰子房之言極爲有理臣等隨大王勞苦奔走數年者正欲大王一統疆宇爲四海之主使天下諸侯北面朝王臣等亦得仰觀混一之治而爲盛世之臣也豈不美哉於是漢王從其言遂與楚背約復整兵馬要與楚決戰後史官有詩曰 鴻溝割地罷紛爭楚漢東西約已成養虎一言終累德張良何事太無情 又嘗評張良始終皆是爲韓報仇不計其他殊不知天下終是漢所得若是當時不與楚講和少遲數月核下之敗楚亦難免今既講和會盟已定豈可變更須待楚自敗而漢取之庶不失大義此張良雖有儒者氣象而有此謀終始有戰國縱橫氣習程子所以不取也不說漢王復整兵馬與楚背約却說霸王歸到彭城延宴羣臣終日登樓與虞姬歡飲分付諸將各回宅安息遂宴然以爲無事周蘭上疏諫曰 自古聖帝明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當無事之時未嘗廢弛武備况今漢王劉邦新結盟好心志未定謀臣詭詐事多變更陛下尤當整飭兵馬訓練甲士日修文德閱習武備精選智謀勇敢之士賢明練達之才以充將佐之用臥薪嘗膽恆如會稽起兵之時戰驚惕厲以戒不虞縱使外侮有變陛下號令一行則攻無不勝戰無不克威武可以制服乎天下又何外患之足慮哉若今苟安於一偶而略不爲備倘劉邦聽謀臣變更之議復鼓而東陛下何以禦之臣猥有所見實本愚忠惟賜采納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霸王覽疏沉吟半晌召周蘭近前曰劉邦既定盟約豈有更變之理卿慮似太過又召鍾離昧等曰周蘭上疏勸朕勿廢武事意恐漢王有變汝等可照常訓練三軍以防漢兵鍾離昧領旨操練人馬未及半月早有滎陽人來傳說漢王屯兵固陵調取各處兵馬要與楚決戰不遵盟約前日講和之意正爲誘取太公呂后之計非真與楚兩分天下也霸王聞知大怒曰劉邦村夫乃敢欺侮朕躬如此前日周蘭之言真有所見就召諸將即欲起兵復與漢決戰季布諫曰不可傳來之

言未為的竇陛下即可整點三軍預備出戰不可先動若陛下先起人馬是我先自背約其屈在我必待漢王

動兵是漢王違約背楚其屈在漢勢已去矣先亦亡復陛下卻聲其罪而伐之則師出有名戰無不勝矣霸王

從其言遂整點人馬預備漢兵不題却說漢王與夏平諸謀士計議今欲與楚背約但前日講和之後韓信等

各處人馬俱已發回今復調取似又反復輕率恐諸侯難以準信為之奈何張良曰大王且一邊差人下書與

楚背約一邊差人調取各處人馬待楚兵將到那時各路人馬亦可陸續到來就說前日與楚講和實為取太

公呂后之計今太公呂后已還國豈可容楚坐享東土而不為混一之治乎大王檄文到日料諸侯決來卻與

楚會兵只此一陣可以破楚矣漢王從其言即命陸賈修書差人往彭城約楚會兵以決勝負那陸賈自欲往

楚投下漢王曰不可項王性暴見我背約豈肯優容汝若往必遭害矣賈曰臣憑三寸舌料見項王一言之間

定叫他起兵前來臣亦無事良平曰非陸大夫不可遣也漢王遂遣陸賈為使賈辭漢王一日到彭城傳報漢

使入見霸王霸王曰陸大夫來有何講說賈曰前日漢王智賺太公還關詐與陛下講和今復更變仍與陛下

固陵會兵羣臣苦諫不聽遣臣為使臣思陛下威武重于天下誰人不知今得東西為界于漢足矣漢王不自

知足又欲變更與陛下會兵遣臣為使臣知陛下天顏咫尺不敢冒干不得已而馳書上見霸王曰朕一向知

劉邦背約不待汝來亦欲與彼會戰陸賈即將書呈上霸王看書書曰漢王劉邦書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呂

后在楚亦承優養但久羈不令還國臨陣又置于俎上善恨懷怒非止一日欲舉兵極力征討又恐投鼠傷器

瞻前顧後持此兩難不得已以講和分界實乃為太公呂后歸漢計耳蓋人子為親無所不至雖捐軀亦所不

恤况用智乎所謂利以惑愚詐以動貪成吞鉤之謀濟引獵之計王乃不悟遂以為然今太公呂后俱已還國

無所管轄大張旗鼓與王會兵固陵王如不懼速起兵前來決戰勿違 霸王看罷書大怒遂將書扯破大罵

曰劉邦反復小人將太公哄誘還國却乃負盟背約欲與王決戰想我自會稽起兵身經三百餘戰所向無敵

天下諸侯莫不帖首歸服今劉邦匹夫暫時得志便敢欺侮汝可速回八付劉邦洗頸候吾決戰不殺此匹夫

誓不班師陸賈拜辭霸王回固陵見漢王備說霸王甚怒定要起兵前來想目下到固陵王當預備速催韓信

英布彭越前來合兵會戰王聞賈言甚憂召良平議曰戰書雖下霸王決來韓信又不見到為之奈何良平曰

大王兵馬頗多且分撥諸將預備與楚交戰再差人催催韓信諸將作急前來接應料亦無事數日後有探聽

小校飛報霸王統兵三十萬出徐州長驅而來一路郡縣官吏逃避人遭兵戈之苦踏踐田禾民不安生史官

歎楚漢交兵之時民無定業終日急急忙忙再無甯歲較之太平之民安居樂業何等快活因作詩以詠之其

詩曰 太平時節醉高歌風日晴和車馬多綠柳浮煙笙管沸明花凝露燕鶯過不聞野外將刁斗祇見樓前

列綺羅回視交兵當楚漢眼前何日不干戈 霸王人馬到固陵三十里安下營寨探馬報入漢營漢王曰霸

王人馬初到鋒芒正盛未可交兵少待數日看聲勢如何那時出戰不遲陳平曰大王所言甚當且多栽鹿角

嚴立烽火差人四面巡哨一連十餘日不與楚交兵霸王曰漢王既差人下戰書今到固陵卻又堅壁不出者

何也季布鍾離昧曰此必漢王鈍兵之計意欲待陛下兵疲那時方與交戰周蘭曰不然陛下遠來利在速戰

漢兵住紮于此利在觀望漢書又況韓信人馬未到故此延遲以挫楚兵銳氣陛下明日當鼓譟與漢交兵不

可任彼延遲霸王曰周蘭之言是也次日霸王嚴整隊伍多張旗幟金鼓大作殺奔漢營漢王急遣王陵樊噲

灌嬰盧綰四將出與楚交戰霸王親臨陣前要漢王出馬答話四將曰漢王遣我四將立擒大王置于坐上以

報前日欲烹太公之意。霸王大怒，舉槍直取四將。四將各舉兵交還約戰二十回合，四將抵當不住，退下陣來。不等霸王追趕，漢陣上靳歙、周昌、高起、呂馬通等十餘員齊出接霸王交戰。楚陣上有鍾離昧、季布、桓楚、虞子期，亦各持兵器協力攻助。兩邊金鼓震天，直殺到日西。楚營中一聲砲響，周蘭領一枝人馬擁出，沖殺過漢營來。陣上諸將被周蘭人馬沖殺來，四散奔走。霸王精神倍加，盡力追殺漢兵。漢王住紮不定，急同眾將向西逃避。楚兵追至固陵城下，漢兵進城四門緊閉。霸王分付今番不可放過，務要攻破固陵，擒拿漢王。以雪此無窮之恨。無第二字妙極諸將曰：陛下從早攻殺一日，況今天晚且暫紮營屯住人馬，安歇一夜，明日務要齊心協力攻打。料此孤城比成臯、滎陽不同，三日決可打開。霸王曰：今晚安營各要醒睡，須防劫寨。項王也諸將曰：陛下聖見極明，眾將安營已定，不題。卻說漢王進城，與夏侯平諸將計議固陵城小，難以久持。楚兵勢重，一時打開玉石不辨，爾等有何妙策？張良曰：此城孤小，實難堅守。乘今夜楚營未定，況一日苦戰三軍疲乏，可差人上城四望，看那門軍少，先著數健將沖殺開路，再著數大將斷後。大王當速趨成臯，以避其鋒。料楚兵夜晚決不敢遠追。漢王曰：事在危急，不可遲緩。就傳令著諸將同大小三軍預備出城，先令小校看那門軍少，小校看畢回說：北門軍少，路徑又大，可以殺出。漢王命樊噲、周勃、柴武、靳歙四將領精兵開放北門，先沖殺出去。隨後漢王同大小將士接續攻殺。楚營中桓楚巡哨，當此黑夜之時，三軍一日疲乏，又無準備，人馬又不多，如何抵當？各門知覺，調轉救應。漢兵已沖殺出來，鍾離昧急奏霸王曰：黑夜之際，恐防埋伏，不可四散追趕。不追不若且守營寨任他逃走，待天明之時再作區處。霸王傳令不可四散追趕，以此漢兵得以盡力遠遁。行八十里，天色方明。夏侯平曰：三軍雖是辛苦，不可停住。當極力前奔。漢王曰：楚兵隨後復到，成臯仍四面圍困，一時救兵不到。



又何以禦之張良曰大王到成臯不消三日楚兵決退漢王曰先生有何奇策使楚兵不戰自退良曰楚兵每戰不能久持者以糧餉不便又得彭越常絕楚糧道以此不得取勝臣見楚兵圍固陵恐久而必破前日與楚交兵之時密令張倉藏茶領精兵五千乘亂暗從小路前繞到楚積糧之處夜晚劫燒積聚以絕楚糧食

密計真是神出鬼沒乃所以爲子房與

臣料楚兵到成臯或後邊軍糧不接決然回兵大王可急走以防追襲于是漢王傳令著

三軍一晝夜行三百里數日可到成臯卻說楚王分付諸將乘漢王敗走當極力追趕縱使到成臯亦攻打可破諸將得令統領三軍追趕漢兵不意卻說漢王到成臯大兵進城二日楚兵隨後亦到將成臯圍了催轡三軍攻打甚急正在將破之時只見季布鍾離昧急來奏霸王曰見今軍中乏食今早有人飛報柳村所積軍糧盡被漢兵劫燒盡絕又聞韓信人馬將到陛下若不乘此回兵倘韓信攻其外漢王攻其內楚兵又缺軍糧決難支持霸王曰朕常憂楚糧不給今被燒絕軍中乏食豈能久持不若傳令且回軍仍著桓楚虞子期斷後徐徐照次東行隊伍亦不錯亂漢兵在城上巡哨見楚兵退回急來報知漢王漢王曰不出子房之見楚兵果退回矣此必張倉等燒絕糧道以此楚兵退回此時可命大將追趕陳平曰不可楚兵退去必有強將斷後倘我兵追襲恐被截殺反中其計況楚兵非戰敗而回不過因缺食徐徐退去三軍亦不驚懼豈可追趕漢王曰平言是也於是楚兵退去漢兵亦不追趕霸王大兵回到彭城追問看守軍糧之人不行用心防守以致漢兵燒毀將爲首者臯首示衆自此重整兵馬預備出敵且說漢王駐兵成臯召良平計議曰韓信英布彭越三將屢召不至奈何張良曰韓信雖封爲王而未有分地彭越累建大功亦無封爵之賞英布背楚投漢以來

未加優禮況三人見利忘義貪而自利苟隆爵殊恩裂土封賞使各有郡邑所轄彼皆爭相用力自爲之戰王命一臨翽翽而來孰有不奉命者哉漢王曰先生之言洞見三人肺腑就煩先生持符檄三道加封韓信爲三齊王臨菑一帶郡邑皆屬統理凡一應租稅錢糧等項悉供齊王支用正所謂分地定制各植界限英布加封淮南王凡淮南所產之物悉爲英布供給之費彭越封爲大梁王凡梁地所出皆爲彭越收管支用檄文已寫就交付與張良佩而行之張良辭漢王徑往三處分封未知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漢王喜用詐而子房實成之 看起來漢王若當鴻門會宴之日必殺項王矣 漢王原該檄至韓

信兵然後交戰不宜如此之驟

第七十七回 張良會諸侯伐楚

第七十八回 漢王大兵出成皋

却說張良領漢王符檄先到齊國傳報韓信信卽請良入內相見畢復邀至便殿與良分賓主之禮良曰今非昔比元帥爲一國之主坐鎮七十餘城豈可分賓主而坐韓信笑曰信非先生何以至此况先生當賓師之位信當以師禮事之可也豈敢以王爵相尙哉張良遂將漢王符檄與信開讀信謝恩畢筵宴款待張良良曰目今霸王勢孤力弱主上已悔鴻溝之約與楚交兵燒絕糧道項王逃回彭城命良分地以給元帥元帥當急早會兵破楚以定干戈元帥亦得坐享王封收萬世之功立子孫之業圖書廟廊爲開國元勳豈不美哉若楚漢未定元帥亦不得自安雖屠齊地而懸於二王之間終無定止想高明必有灼見信曰前日廣武會兵楚將破矣主上乃欲太公還國遂與楚講和兩分天下使信等未有分地因此鬱鬱不樂今聞先生之言實切心腑指日就起兵務要滅楚以成一統之業使主上坐中國撫四夷登大寶而朝諸侯乃信之素志非徒爲口說也張

夏起謝曰元帥若有此心乃社稷之福也元帥正當乘此時急早起兵與漢王約會伐楚夏亦辭元帥往英布

彭越二處調兵協助元帥張耳亦勞甚信大喜曰信目今就起兵前赴成阜料先生回時信操練人馬已完備矣張

夏辭信到淮南見英布布接夏入內相見甚喜夏將漢王符檄開讀加封英布為淮南王自九江迤南一帶俱

屬英布收管布向西行君臣之禮謝恩畢歎待張夏曰將軍梁士為王人臣之位極矣但項未滅將軍之心

終有未安蓋項王實將軍仇人仇人尚在此位能保其無虞乎即今韓元帥大兵已赴成阜將軍當急領三軍

協助早奏功績得以同享富貴真烈丈夫之所為也英布大喜即領命點齊人馬起身前赴成阜去訖張夏同

從人向大梁來見彭越一日到大梁彭越正與客飲酒聞張夏至急整衣出迎請入內相見禮畢張夏將漢王

檄文並封梁王詔書付彭越漢高以王為帥越接書命左右設香案開讀詔曰分茅胙土所以為建國之典錫予屏

藩庶用以報康侯之功爾魏相國彭越屢撓楚後絕其糧道不避矢石為漢立功久在梁地未有分土茲封為

大梁王凡五十郡城皆爾統理尊以王爵隆以厚祿子孫世隆萬年永懷爾其益勵初心勿違所命 越讀罷

詔書叩首謝恩心下十分歡悅遂分付設筵宴款待張夏夏曰將軍累建大功主上久未酬報欲差他人齎詔

恐未的確特差某親來封拜就命將軍急早整點本部人馬前赴成阜會齊一同韓元帥伐楚不可遲悞某亦

不敢久住就欲辭回彭越再三苦留少住數日張夏因出城信步觀看大梁風景鎖天之中區控地之四鄙岡

阜繚繞龍盤虎伏渴河限其北清洛貫其內堤封萬井都會四達為九州之咽喉實中夏之閩域六街三市人

烟輻輳張夏遊玩不盡因嘆霸王不都咸陽而都彭城不守大梁而守徐州不取敖倉之粟而使楚軍乏糧此

天下之所以失也更見後人曾有詩咏項王不能擇地建都所以不知形勢之盛其詩曰 西秦梁魏帝王

都沃野千封入畫圖堪歎項王知識淺祇於楚地戀膏腴 張良佳數日留彭越回成皇不題對語韓信接榜

文傳報各郡縣卽擇日起兵赴成皇有蒯徹一向佯狂在外從不來見韓信適聞信將起兵赴成皇遂急趨到府前令左右通報與韓信卽召入相見信曰先生久不相見因前日不聽教言遂爾見絕今復來見必有高論信曰某受足下知遇之恩不忍足下蹈無涯之禍以此不避愧赧復來相見想足下亦不見責信曰何爲無涯之禍徹曰足下駐兵於此漢王被楚圍困固陵屢次召取乃抗拒不行救援因無法驅使不得已遣張良齋檄文加封足下爲三齊王就以分地與之此乃以利陷之使足下自爲戰也非爲足下有功之甚而加以不次之實實欲足下破楚以圖天下吾知天下平豈容足下高拱王位晏然以享太平之樂乎必追思足下屢次抗挾之仇又恐足下復起圖王之志決設計以害足下除心腹之患而爲子孫無疆之謀也不若今日乘此二王困疲之時足下獨占齊境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可以永保無事若仍不聽臣言破楚之後必遭無涯之禍足下當熟思之信雖是而欲人爲善可殺可殺 信曰張良親來召我已面許起兵破楚若今不往一則抗違君命二則食言賣友三則受恩負德縱得齊國天下諸侯非議他日何面目以見漢王乎此言真出于誠心此時而欲背漢自立亦無及矣 先生之言雖爲明哲而信之心實不忍背漢也徹曰足下不聽臣言他日被害之時尙有後悔也韓信拂袖而入遂令人將蒯徹扶出蒯徹復佯狂如病行走市上因而作歌以歎之歌曰 隆準遭困兮公罔救加以厚封兮乃出師楚若存兮公勢重羽若亡兮公必夷李斯東門兮思黃犬鄴生戒烹兮念酒卮臨危思安兮悔已晚過難始悟兮意已遲何如據齊土登高而視卑成敗可立見漁人收兩持功成一翻手何乃不自爲捨此萬世業冒彼湯火危吾言本金石奈何不三思佯狂以自廢恐爲涅所緇我歌君且聽不聽吾何之放蕩南海上遠害全鬚眉 蒯徹

行歌于市左右有聞之者傳報與韓信信笑曰不過前日所常談也又何聽焉遂發號起兵不日到成阜朝見

漢王復又謝加封分地之恩隨安營操練人馬仍擀元帥印不題卻說張良辭彭越起身之時又再三囑之曰

將軍可作速起兵一同韓元帥破楚不可有悞彭越慨然應允良遂回成阜見漢王備道前事王曰若非先生

此行三將恐難賓服良曰非臣之力乃大王威德所及彼自順從也張良又聞韓信已到十餘日甚喜不旬日

間英布彭越前後亦陸續俱到朝見謝恩畢漢王用好言撫恤著令隨處各安下營寨總聽韓元帥節制此時

各處諸侯亦依期前來約會自成阜滎陽一路相連數百里皆是漢兵韓信查點燕王兵十五萬英布兵五萬

彭越兵五萬兩魏兵二十萬蕭何兵十五萬臧荼兵三萬韓王兵三萬洛陽兵五萬三秦兵六萬漢王原領大

兵二十萬韓信原統齊兵十五萬總會兵共一百萬有餘楚兵祇有三十萬多諸名將如英布彭越樊噲周勃

王陵等八百餘員左右輔弼大臣並各謀士五十餘員韓信總攬各路諸侯並文武將士及大小三軍造成文

冊一本啟奏漢王王見此數目心下甚喜遂命蕭何陳平夏侯嬰將厥倉之粟並三秦所運糧米給散與三軍

支用其中有隨營病故陣亡者給與賞賜棺木埋葬仍許子孫世蔭受賞三軍蒙此恩澤莫不歡欣踴躍此是

漢王美政綱目大書以與之見漢之所以興也後史官有詩曰 百萬貔貅似虎狼漢高一念布春陽養生送

死存餘澤國祚綿延帝業長 漢王整點大兵已畢召韓信計議曰即今人馬俱已齊備元帥有何方略韓信

曰人馬雖整尙未分派諸將部領各占方向臣須照諸將項下該領多少人馬占定何處方向作何應敵一一

調遣停當那時方請王上車駕啟行王曰還是着人下書誘項王親來以逸待勞可獲全勝信曰項王累次遠

來糧饋不便以致取敗今聞諸侯大兵在此豈肯親來不若主上親往離彭城百里外安營誘項王提兵前來

臣將操練過人馬布成陣勢項王此來無復再往之理王聞信言大喜韓信遂領諸將并大小三軍驅倭徑進那漢兵一百萬雖各諸侯部領皆是韓信約束隊伍不亂旗幟嚴整坐作進退各有法則漢王遣張良齎賞賜羊酒犒勞韓信拜領張良因便問曰元帥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即可興師尚不進發何也信曰行師須卜吉地然後可以屯兵連日差人踏勘陽武一路前至徐州未有善地惟九里山之南有墳下高峻嶺前有掩伏後有遮蔽漢王生旺之地項王敗亡之所在此處極好屯兵差人探看尚未回復待有的實方好進發真是將軻良曰某夜觀乾象漢運甚盛五星倍加明朗紫微星與列宿更光耀正應主上當成大業鴻基綿遠非近代可比元帥可早建奇功以安天下使百姓解倒懸之苦某等亦得攀龍附鳳風雲幸際也信曰大兵在此豈可久住只待差人回話便請主上啟行張良辭信出營將信言回復漢王不題卻說霸王早有細作人報入彭城說漢王會天下諸侯統精兵一百萬自滎陽至成臯相連八百里前後屯兵二百處夜則火光照天晝則旌旗蔽日聲勢與往日不同韓信終日調度操演陳留廩倉之處運糧不絕聞說指日進發從陽武大路而來要在徐州駐兵與陛下對敵霸王聞差人之言尋思當日范增曾說漢王志不在小後日必成大事勸我鴻門殺之以除大患不想今日果成此大害急召項伯項莊鍾離昧季布周蘭等計議漢王今起大兵與朕對敵奈楚兵止三十萬各處人馬俱未到即欲與戰恐不能取勝眾將曰江東乃陛下起兵之處人心沾化日久可差人自會稽以南調取精兵數萬舒六等處見今周殷鎮守一向陛下親征周殷累次不來協助可差人問罪就著彼待罪統領本部人馬前來約會破漢如臨近郡縣急行檄文調取民兵可得數萬人霸王曰周殷久在舒六聞說與英布甚相得今英布降漢惟殷獨存狼子野心終非籠中物也不若賺來殺之以除目前之患以殺至失人心而傳云殺乎項伯

曰陛下之言極當於是差千戶李甯齎檄文二道取周殷調吳兵疾去早回李甯一日到舒六見周殷卽將檄文付殷殷開讀檄文曰周殷久守舒六兵馬想已精練目今漢兵與楚會戰差千戶李甯檄取爾星夜前來

會兵與漢決戰不可如前徵取不至以蹈防風後來之咎實取罪戾非假空言故檄周殷看罷檄文自思霸王勢已孤弱性又暴橫我若復去必遭誅戮

有見矣何不就降了漢

不若因而起兵獨占舒六坐觀勝負待漢王破楚之後約會英布降漢不失封侯之貴乃謂李甯曰舒六多盜賊我今在此鎮守一時不可暫離汝且回去待平賊

之後方可動身李甯曰事有緩急舒六雖有盜賊不過一時之患見今楚漢交兵事在危急將軍不作速往救

乃以舒六爲重耶周殷曰在汝以彼爲重在我惟知此地爲急霸王不聽亞父之言輕信反間多生疑忌置我

於此地我正借此爲養老計耳豈可暫離李甯知周殷心志已變不敢再言遂辭殷過江一日到會稽會稽太守吳丹接檄文開讀畢知霸王調取吳兵約會與漢交戰隨召左右計議轉行吳下諸侯調取人馬旬日內共

起兵八萬會副將鄭亨管領同千戶李甯赴彭城見霸王具說周殷抗拒不行起兵止到會稽及各郡縣共會

兵八萬前來復命霸王聞說周殷無狀甚怒就起兵先殺周殷以檄韓信然後破漢項伯曰周殷乃疥癬之疾

何足爲慮漢王乃心腹大患陛下當急早發兵征進豈可自緩霸王從伯之言整點三軍並臨近人馬俱已會

齊共大兵五十萬預備與漢交兵卻說韓信差人踏看九里山地勢其人寫就圖本呈與韓信觀看信看畢甚

喜卽請李左車商議曰九里山乃天生一戰場左山陵右川澤前有照應後有隱伏調兵遣將最好布置但不

知霸王何以賺到此地先生必有妙算請與謀之左車曰霸王雖欲起兵進發左右謀臣必有阻之者彼若深

溝高壘坐守不戰我兵勢重費用不貲豈能久住彼卻乘其敝而與之戰我兵必敗爲今之計須用一人詐降

誘高壘坐守不戰我兵勢重費用不貲豈能久住彼卻乘其敝而與之戰我兵必敗爲今之計須用一人詐降

誘高壘坐守不戰我兵勢重費用不貲豈能久住彼卻乘其敝而與之戰我兵必敗爲今之計須用一人詐降

投入楚營假作鄉導盡感其心利而誘之而霸王爲人易于信讓輕于左導起兵一來必入陷穿若霸王此來

決不出元帥之計破楚之功在此一舉左車之言韓信大喜曰詐降之人非先生不可先生原趙臣素有重望

若肯善爲一言彼必聽信霸王倘中計而來吾戰必勝先生之功不小矣左車曰某久在帳下深蒙知遇之德

圖報無由若蒙差遣依命就行但元帥今當早發大兵某到彼用數句言語管交霸王投九里山而來助元帥

成破楚之功也亦一事左車遂辭韓信帶領原舊趙國數從人徑往彭城來先到客店安歇次日早起到大司馬

府見項伯門吏具說某乃舊趙國廣武君李左車投見老大王一面門吏入內稟復項伯伯思李左車乃趙謀

士今來相見有何話說遂令左右請相見左車與伯相見行禮畢伯曰聞賢公在齊與韓信爲幕客今何下願

左車曰趙王不聽臣言遂命陳餘與信交兵被韓信背水陣破趙斬陳餘于泚水臣無處棲身一向在韓信帳

下爲謀士豈料韓信因漢王封爲齊王妄自尊大凡有籌畫皆自決斷在帳下者言不聽計不從逃去者十之

八九臣聞楚王見今起兵與漢交戰願投麾下早晚或有何計議臣雖不才圖效犬馬料韓信之謀不出臣之

機括也伯曰兩國交兵之際詐謀奇計甚多恐先生此來或詐降以探楚之虛實不敢信也自然左車曰大王

悞矣臣不過一謀士又不能披堅執銳沖鋒破敵惟在左右爲大王畫計耳聽與不聽在大王楚之虛實韓信

時常有人探聽不待臣詐降而後知大王若疑臣是臣悞投其主爲不明也一身飄蕩無依爲不智也不若死

在大王之前以絕其望遂拔左右所佩劍欲自刎項伯急抱住使項伯不拋負罪曰是某當此擾攘之時先生

從漢營而來安得不疑先生亦不可深怪但某語言粗率似非待賢之禮幸望恕罪即請左車入坐相與

款飲留宿一夜次日引左車來朝見霸王備說左車投降之意霸王曰朕左右正少一謀士得左車歸降適合



朕心隨命左車入見霸王曰朕素聞廣武君之名當時尙欲趙國取來爲朕計謀今日得侍朕前足有裨益左車曰臣在趙趙王不能用臣臣遂爲韓信謀士韓信又不用一身無依四海無家特來投陛下如嬰兒望父母也陛下如留臣臣竭盡駑駘爲陛下效死陛下若疑臣不用臣將蹈東海而死亦不欲爲天下棄人也霸王曰汝既實心歸我當朝夕奉侍左右吾將與子有所謀焉自此項王留左車爲謀士又見左車語言出衆容貌動人霸王甚喜遂居然不疑矣且說漢王屯兵日久召韓信商議曰大兵屯住日久恐糧食不給此時正好出師未知元帥以爲如何信曰連日人馬調度齊備目今就請車駕啟行漢王曰大兵雖陸續進發但前驅必須精選兩員大將爲先鋒庶仰體寡人之意又不可騷擾居民今預先曉諭前路郡縣凡有順心投降者卽便安撫存恤使仍舊在彼管理地方秋毫無得干犯如此方是良將不知元帥帳下有此等人否信曰臣破趙之時在彼住紮人馬因招集四方敢勇之士臣得兩員大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一向調用甚得其力且爲人忠直行事安靜若命爲先鋒足能與主上建功王卽召二將相見二將到帳下行禮畢立于王前王看二將身材凜凜相貌堂堂便問將軍鄉貫姓名二將曰臣等自幼不務恆產惟好弓馬因秦亂埋名于太山登雲嶺聞韓元帥招納四方壯士臣愿投于帳下臣一人姓孔名熙一人姓陳名賀孔熙先祖原蓼縣人陳賀先祖賀縣人後移居東齊遂家焉王大喜卽封孔熙爲蓼侯封陳賀爲費侯命總領精兵三萬爲前路先鋒二將叩頭謝恩畢就領兵先行隨後漢王大兵出成阜相連數百里人馬接續不斷嘶的百姓安堵如故秋毫不犯所謂王者之師也但不知此行與楚交兵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總評

天心在漢韓信卽背之終不能自立此時默有造化文通何不憚煩真不揣天心而徒測人事者